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十一)

李海泉 译

佟德稷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匈〕梅什特赫耶	
森皮特宁	员
〔匈〕莫尔托瓦	
会说话的猪	圆
〔匈〕沙布	
微笑的酒神巴克科斯	源
〔匈〕约卡伊	
九个中间挑选哪一个呢	缘
〔匈〕米克沙特	
在阿尔弗勒德行医的大夫	源
〔匈〕莫里兹	
饱餐一顿	愿
〔匈〕胡诺蒂	
穿着军装去冒险	员
〔罗〕克利斯戴斯库	
克洛丽丝	员
〔罗〕卡拉迦列	
两张彩票	员
〔罗〕勃努内斯库	
从前的暴风雪	员
〔罗〕巴尔布	
新娘	员

〔罗〕马兹鲁

黄昏的逻辑 员愿

〔罗〕迪努莱斯库

我，丽扎和那耶 员缘

家中 员园

森皮特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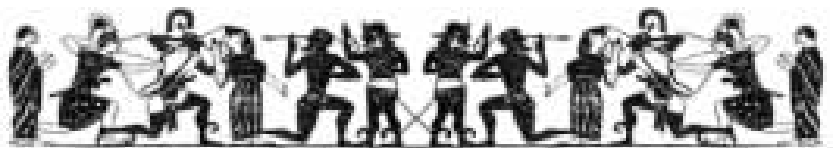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匈〕梅什特赫耶

因为广场正在施工，他只好绕道而行。在临时板围后面，一台挖土机每隔一定的时间便抬起它的龙头——涂着红、蓝、黄三种色的钢嘴，包括牵制它的电缆和管子。这里正在兴修地铁。他想，他将永远都不能乘南北向的地铁了，尽管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乘坐这条路线的地铁，每天早晨有成千的人拥挤在月台之上。那座自动扶梯或许就建在那台挖土机挖土的地方，但是它将永远不会运送他。

他做孩子的时候信教，经常做祷告，然而他的祷告往往是在绝望中进行的。上帝比谁都更明白自己永恒祝福的价值。谁博取上帝的喜悦，上帝就满足谁的祈求；反之相反，谁的祈求就无法得到实现。而现在，他是怀着紧张却又绝望的心情在做祷告的，因为他非常需要他正在祈求的那个东西；这对他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他又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得不到它。

门房是刚来的。他从小窗口往里通报姓名，但是他的姓名在门房听来却是索然无味。门房要他出示身份证，然后将他的身份证仔细检查了一番，还下意识地手中翻过来覆过去胡乱拨弄几下，又在桌子上翻找一阵之后才往楼里打电话。经过这番折腾之后，他终于得以填写入门登记。对于他来说真如同是做了一场恶梦。事实上，他退休还不到半年

— 员 —



哩。他感到了儿时绝望中祷告的苦痛，心里暗自思量：“噢，上帝！今天别让这‘难缠的老人’来考验我啊！那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斯迪里尼却以豪迈的风度问候他，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亲爱的贝拉，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一个要求……”

“说吧。坐呀……你给为我们来杯咖啡吗，泰丽卡？这次我也得要一杯。”

既然来了，那就得把话挑明。要不然，难道他们非得从“你好吗，今天天气怎么样”等套话开场不成？他想，还是开门见山为妙。

“森皮特宁。”

顿时斯迪里尼的脸上蒙上一层忧虑的愁云，马上走回到自己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他考虑得抢在斯迪里尼讲“没有”之前，赶紧把话接着说下去：

“中央医院的大夫答应给我治疗，可以立刻给我安排一间病房。这是最好的机会。我只要带药去就可以了。”

“只要！唔，我可以发誓……现在凡是打电话或是亲自上门找我的人，几乎毫不例外全都要森皮特宁。你要知道，这种药已经严格冻结了。”

“所以我这才来找你嘛。”

“但是你得把我的话理解成没有这种药。眼下没有，并且今后我也没法搞到。是有过那么几千支吧，那是为中央机关准备的；在咱们这里也只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才能够使用。再就是每一个州都有十五、二十名最为重要的领导人——区一级就挨不上了——还有大概五十个大工厂、专业国



营农场和十分出色的合作社的领导人——也仅仅限于主席和总农艺师，并且他们得自付生产费用——院士、名演员和名画家……就是那么几千支。我就用不着告诉你少得多么可怜了。实在分配不过来呀。工厂的开工率倒是很高的，不过你肯定知道，咱们在国外也得承担义务呀——这是咱们对经互会提供的特产，至于在西方市场嘛，没有任意一种出口商品比这种药能为咱们挣到数量不受束缚的外汇了……我们正逐步增加对国内的供给，以便做到扩大分配。”

“我可是你们其中听的一员。我从这里退休还不到半年哩！是我主动提出要退休的，不是他们要求我退的呀。他们要留我，这你是知道的。”

“对，这我知道，我亲爱的贝拉。但是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确，只供给在职的某些成员。”

“那我就不理解了！森皮特宁到底是什么药？难道这种药就那么复杂？生产这种药的成本就那么昂贵？刚才你不是说开工率很足……”

“从原则上说，生产这种药一点儿都不复杂。有某个人，具体说吧，就是格尔格依教授发明了这种药。正像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老化毕竟是特殊程序的后果：咱们肌体中的细胞不断地、成百万地死亡，与此同时又不断地为低劣的细胞所代替。正如同一辆汽车需要经常更换零件一样。这种程序必须加以改变，咱们肌体的组织得生产完善的替代物：到咱们二十岁的时候，咱们所呼吸的空气同样是现在的空气，咱们吃的和喝的也是现在所咱们吃的和喝的，其实，咱们绝大部分人被剥夺了可爱的童年。现在整个工厂得重新规划生产质量不变的零件，正如同一辆汽车上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用



原配件更新一搬：原则上说，一千年之后这辆车还会是崭新的，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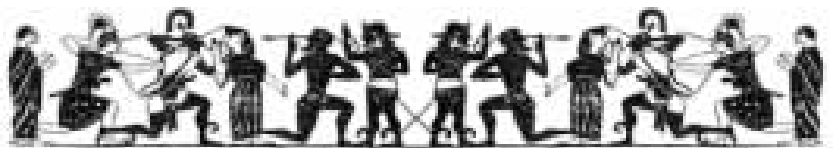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后来呢？！我听说，后来是不是格尔格依免费发给咱们汽车执照啦？”

“我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那是十分简单的。但是在实践中，生产程序复杂，费用昂贵。首先，眼下咱们还不能合成原材料。他们正在攻关，事实上，他们甚至在放射物理领域搞这种研究。依据预测，得花二十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情况是这样：没准有某个人在明天就搞出个脑电波，或者也许还得二十年才能搞得出来。目前，咱们只好安于这样的现状：仅仅一个疗程就需要七十至八十只新生幼畜的松果体。在全国各地制药厂拥有庞大的养兔场，并且还跟合作社与个体户签定了饲养几千万只兔子的合同——这是现在最大的火箭。这些兔子不是随便就给点吃的就行，得用维生素和激素去喂养它们，并且还得有兽医不断观察它们……然后才是精密的筛选与净化工序。你想想，光是婴儿激素的性抑制功效一项就得中和十一种不一样的工序。然后是治疗本身。我真不明白，人们在谈论使用这种药进行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吧，竟然像谈论补牙那样简单。治疗必须得住院两个月，接受严格的药物观察，出院六个月之后还要去复查。”

“你进行过这种治疗？”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在咱们这个年纪，人人都开始得动脉硬化症。我也才刚领教过这种治疗！静脉壁刚开始再生的时候我头疼得要命，并且有时候我全身都疼得无法忍受，有两个星期只好靠止痛片过日子。”

— 源 —



“是呀，但是你毕竟还是换来了长生不老。”

斯迪里尼耸了耸肩膀，说：

“原则上说是这样的！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不过你会发觉，不论是否考虑费用的昂贵是医院的床位紧张状况，对逐步扩大分配的问题将会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弄到医院的床位了。万事俱备，只欠森皮特宁。”

“一支都没有。我是把你当成我们中间的一员对你说的。此时此刻，我没办法像变戏法似的给你变出一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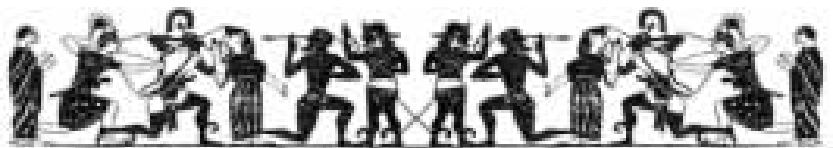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下一个分配期呢？”

“我不知道。这取决于很多因素，甚至取决于国家银行。假如咱们搞到这种药，依据上级的命令，一部分要分配给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首先就是矿工和建筑工人，还有合作社的农民们。咱们毕竟还是工农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嘛。再有一部分自然要分配给年轻人与妇女。还有就是分配给新近一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成绩突出的单位。是的，在这个期间我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部队、从大学教师、从群众组织的干部，甚至是从这里，也就是本工厂内部退休人员那里来的压力。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得承受住多少的压力啊。”

“相信我吧，要不是非常急需，我才不会来纠缠你的。我的高压二百二十，低压一百四十……我这才不得不退休。”

“我亲爱的贝拉！现在是压力太高！难道说还要我对你解释？这种症状就像是患糖尿病嘛。这种病有几十种好药可供你选择。只要你遵从医嘱，服用医生开给你的药，包你能够高高兴兴活到八十岁！更何况你现在已经退休了。至于谈

— 缘 —



及的治疗问题，你就别妒忌我们啦！接受森皮特宁治疗的人的工龄已经提高到了一百五十年。你明白吗？不是年龄，而是工龄。暂时是这样！也就是说，拿我打比方吧，我能够在一百二十年以后，也就是我达到成熟的年龄一百八十岁时退休！你知道，只不过如此而已。”

“告诉我，即使如此，我什么时候可以指望……”

“我不想令你产生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希望，贝拉。别叫我去做那种事。”

“只告诉我一个大约的时间吧。”

“‘大约’可以这么说，除非这种药剂的生产结构与治疗过程有明显的突破，全体居民才能森皮特宁化——当然也是逐步的——到下一个世纪的前十年吧。”

“下一个世纪？到那时我会在哪儿呢？你说的是全体居民。我能不能把这理解为我属于‘全体居民’？”

“嗯，你瞧……依照文件规定，作为一名退休人员，应该说：你是的。”

“但我……事实上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呀。我是从这里退休的……还不到半年哩。”

“最后期限是今年的一月一日。但凡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退休的，全都属于‘退休人员’那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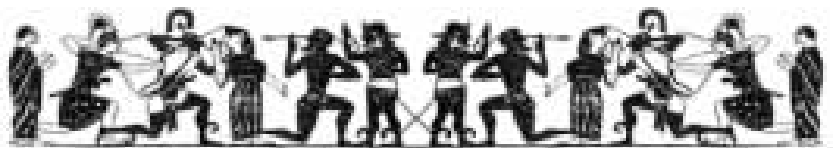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绝望地尖叫起来：

“你别想说服我，为了那可怜的几个月，我竟然要付出长生不老的代价！”

斯迪里尼企图用自己的镇定态度令他平静下来。

“我亲爱的贝拉！你一直在这把交椅上坐了那么许多年。你清楚这需要受到什么样的束缚。在这里，指导方针、规章

— 远 —



制度与指示一应俱全。‘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可以开后门，也不能搞邪门歪道。我只不过做了要是你还在这个位置上时也会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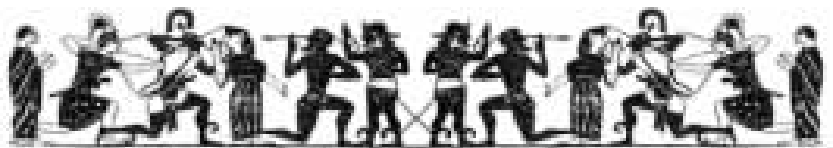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要是我还在这个位置上……’斯迪里尼会在哪儿呢？仍然会在区结核病中心工作，假如我——是的，我本人——没有发现斯迪里尼，并且没有把他提拔到布达佩斯来的话。在区里，斯迪里尼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部门的副手，也就弄不到森皮特宁——我可以打赌，他弄不到。只要自己不退休，不把位置腾出来的话，斯迪里尼将永远是圈子之外的人！”他心里在想。

女秘书端着咖啡走进来。“要不要法国白兰地？”斯迪里尼问。他摇了摇头。他们各自往咖啡杯里加白糖，拿勺在杯子里搅动一阵之后开始喝起来。他现在该说点其他的了。

“现在你身体怎么样？我的意思是，打从你接受治疗以后。”

斯迪里尼笑了起来。

“简直是妙极了。非常的奇特。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突然变成一个二十、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外形的再生——皮肤、头发的颜色——得需要一两年时间。虽然你开始感觉得到各个方面的成效……我看得出，如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你已在猜测性机能的再生问题吧。嗯，是的，连性机能也在再生。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但凡是有配偶的男子，妻子也应该接受这种治疗。这么一来，她们就用不着谴责丈夫永远年轻，正等待着老太婆死去呢；并且用不着一下子办五千起离婚案，特别是不需要为我们圈子里头的人办。他们做得多么聪明。但是偶尔交也发现，有些该给妻子使用的森皮特宁没



有益于妻子的。”他抿着嘴轻声一笑，“谈这类事不是我的本意……最首先的是感觉。你会发觉，年轻人看待事物是多么的不一样，你明白吗？不是看，却是看待。他们听觉、味觉与嗅觉同咱们中年人，管它咱们是怎么样的人，都不一样。光谱也不一样！有更加细微的差别，并且范围更广些。其次，比如说，你的肌肉的感觉吧。每天早上我都发现自己没有停下来等电梯，并且顺着楼梯跑上去。三个台阶并成一个台阶走，我还特别喜欢这样地蹦跳！明白了吧？似乎很久以前的快乐的回忆又复活了。在任何事情上都如此：就拿从门道里飘进来的气味来说吧，我已经有八辈子都没闻到那种气味了；再拿晚霞来说吧，多少年以来我看到的只是黑的和白的，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些，是黑色里头夹杂着讨厌的亮晶晶闪烁的东西……我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为一篇文章准备点材料。因为连格尔格依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也没有写上这些。”

“真有意思。”

“我想起来了，你知道格尔格依明年春天将要回国来探亲吗？我们要举行一次有关森皮特宁的国际专题讨论会。我打算在会上宣读我的论文。但是……”说着，斯迪里尼捧腹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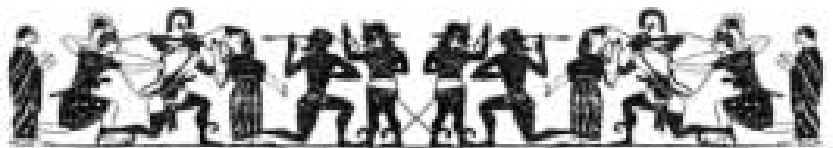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怎么啦？”

“怎么啦？专题讨论会的组织者……”他笑得几乎都不出话来，“托马被委派为……你还不清楚？”

“你就告诉我吧。”

“噢，这个，就是这个托马在背地里整过格尔格依一下子。正是因为他搞的鬼，格尔格依这才在一九五六年叛逃

— 愿 —



的。原先格尔格依在采格莱德医院作内科主治大夫。托马向内务部写了一封信，揭发他的父亲在沙约申特彼得的犹太人教堂里当过唱诗班领唱之类的职务……那时格尔格依在衬衣的下面挂了一串穗子，就如同咱们这里牧师都在披肩上套了件无袖外衣之类的玩艺儿。但更糟糕的是，他告发格尔格依在韦切什像个富农似的有一个养兔场。这个情况倒是属实。那时格尔格依就开始搞森皮特宁的试验了，是自己花钱养的兔子……”

“真不可思议！”

“格尔格依承认了。为此进行了一次十分彻底的调查，但是科学院的人说，养兔场就是养兔场，而森皮特宁也还只是个假想。于是这可怜的家伙在一九五六年竟逃走了……我是说‘可怜的家伙’，比我还傻……但现在托马竟然有脸去主持这个讨论会！你说荒唐不荒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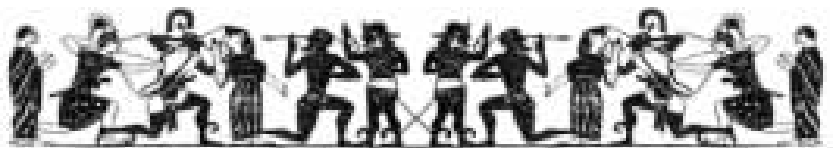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真是够荒唐的。”

“顺便讲一下，我想这个专题讨论会一定十分有意思。不管怎么着，世界各地全都派人来作报告。瑞士人的成果是阿塔那丁，荷兰人的成果是安提摩丁，西德人的成果是尼希斯丁，美国人的成果则是里根纳林……”

“这我相信……你要承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一直在那张办公桌旁边坐了那么些年，并且我还知道所谓‘铁储备’指的是什么。连最稀有的药物也会有储备。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外国首脑，或是类似的人物来访……得啦……一支，只要一支就行了！别再说一支都没有。”

“唔，是有。在那个意义上来讲，有。当然是有的。不过这掌握得很严。十分严啊！每一毫克都掌握得很严呐。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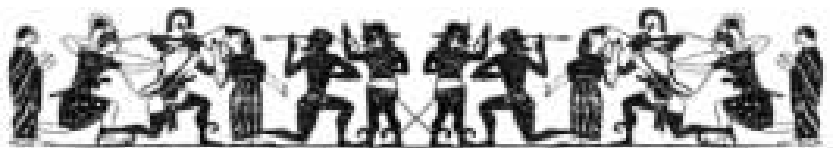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怨 —



至比吗啡还严哩。我可是毫无办法。”

“得了吧，你没办法，那还有谁有办法呀？！……对不起！”

“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也得从我的角度想想。在我们这里，起作用的是最严格的计划经济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我可以对你保证，那是以绝对独一无二的公平和人道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说，你看看在西方他们是怎样干的吧。那里有两种方法。咱们就把它叫做英国式与美国式的吧。跟大多数共同体国家一样，英国人在公开在市场上出售这类药，它的昂贵的价格本身就残酷地缩小了能服用它的人的圈子。一万美金一支。至于治疗嘛，那就要取决于医院罗，从一万五千到两万美金不等。谁有那么多钱呀？还需要我告诉你是哪个阶级的人才买得起这种药吗？在美国，除了金钱之外还要外加上政治过滤：分配是受到联邦调查局监督的，而事实上是各州自己分发的。我几乎不需要再补充说明，在五十个州的二十一个州里，有色人种、新去的移民或是‘赤色嫌疑分子’是不能获得里根纳林的……在咱们这里又怎么样？首先，森皮特宁几乎是免费供应的。甚至我们不要求支付通常工会社会保险所要求的百分比，因为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连那种费用都付不起。住院治疗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第一批的五千支可以不予计算，因为从社会观点来考察，在行政机构内部进行分配的公正性是得到保障的，而且世界各国都以此来作为维护内部秩序稳定性的过程。在有些国家里，这类药被用来维护压迫的连续性；而在另一些国家，像在咱们这里，这种药为行政管理 and 经济计划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前景。并且别忘了，我们，能够这么说，是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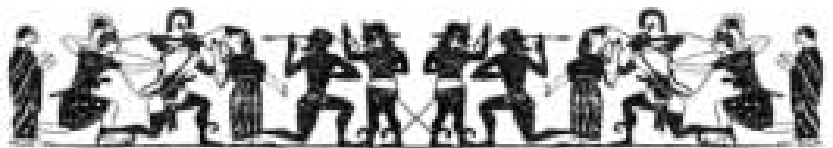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验的典型——作为整个社会活动的序曲，这是我们的义务。无论怎么样，现在只能这样！你耐心点听我说完吧。我可不想为你举行一次研讨会，但是很明显，从这里显示出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直到现在，就连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办法把为全民搞的这种治疗列入远景规划当中。你想想，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新的紧张社会关系哟！在主人与仆人之间连跳死亡舞蹈的平等权利都没有哇。剥削者长生不老，而死得最多的是被剥削者。就像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这已经超越单纯的阶级对抗！相反，在这里，咱们已经在制定一项为了每一个公民都能长生不老的计划。你就去想想这个吧。这不仅是关系到公平和人道的问题。这一次，人道主义将在更高的水平、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体现，而且只能在这里，只有在咱们的制度下才会体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完全都是为了有步骤地组成未来的、并且也是遥远的未来的人类。我还可以拿另一个方式来说：实现一种严格的、科学的优生学。总而言之，通过森皮特宁我们都恢复了健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成为了自己的接班人，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不知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了？”

“当然说清楚了。”

“那么，现在你该清楚为什么要限制这种药了。”

“归根结蒂是为了去贮备吗？”

“这只是部分的原因。然而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科学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优先使用的标准。你看，在这个国家里，大约每三分钟有一个人死亡。换句话说，损失是从不间断的。新出生的婴儿，当然在数量上填充了损失，不过对他们的质量怎样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在许多年里他们还只是社



会的负担，对吗？”

“你们到底能治疗多少个人呢？”

“集中我们的所有力量，并建立配备有曾上过速成训练班的医护人员的紧急医院，扩大制药厂与养兔场，这样我可以说，两年时间以后的一天能治疗一千人。但是你就想想，这样的组织工作是多么艰巨呀！假如把森皮特宁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提供，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

“一天一千，那还是少得可怜哪……二十五年才到一千万，这期间人口还在自然增长哩……”

“尽管是逐渐减少，总还是得有些自然增长。”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显然，与长生不老相适应，必须实行地越来越严格的人口计划。一部分是通过规章制度——取消家庭津贴、提高儿童税收，另部分是通过自发的方式：那些永远二十五岁的人除了自身之外，几乎不想要其他的后代了。”

“即使是这样，还是会有一定数量的婴儿出生呀……”

“所以我才说要一直等到下个世纪的头十年嘛。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为全体居民治疗完毕啦。而那些自然增长的人口在满他们二十岁的时候，会得到同样森皮特宁，就像今天所有的婴儿所接种麻疹或萨宾疫苗一样。”

“可是在这期间每三分钟就得死一个人哪。”

“这是消防工作。所以，这里谈的不是单单地挽救生命的问题，却是挽救社会价值。优先权得明确下来，以便从明天开始让具有社会价值的那一部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怎么个做法？”

“用机器呗。用电子计算机。现在，委员会正制定一项



标准呢。”

“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社会有益标准呗。公共道德、智力商数、生物学价值，所有的一切，一直到最细微的细节。我听说连美貌、甚至是连美学价值都要加以考虑呢。当然，分工的需要也是要考虑，以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发生任何事故……他们弄完之后就要搞规划啦，计算机就能接着运转。”

“对每一个公民的数据都需要运算？”

“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惊人的工作量呀！现在你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冷漠，他们为什么又要最严格地禁止钻任何形式的门路了……”

他明白了。他当然是明白了。

“我原本是不会来找你的，要是……你知道高血压意味着什么。尽管你是对的，或许我可以拖到八十岁。但这是极其不可能的……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是肌体以及各种神经系统已经衰竭、变形的一代……我可能活下去，可是没准哪天天气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我的冠心病就会要了我的命。没准哪天一激动或是体力消耗过度，我就会中风死掉。否则我是不会来找你的。凭着我的学历、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我还能够干许多事……”

“这些都将写进你的档案卡里！”

“除此以外，我还是一个党员呢。”

“噢，我亲爱的贝拉，你不是经常听说，并且你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党员仅仅只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绝不是可以享受更多的权利！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除非你可以成为党的一个干部。不过只要你想，这会给本人造成怎么样的



政治上的紧张……”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个老党员，老干部……”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

“一般我是向来不讲这种话的。”

“你身上的任何一个优点都会记入你档案卡的道德品质栏中。何况……你是解放前入党的吧？我亲爱的贝拉，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人们在一万年之后只会完成一九四五年之前在党内干过的工作，这种人对未来社会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只对你说这一点吧。要是你引用我的话，我就要否认曾经说过这种话。”斯迪里尼笑了起来。

“每一个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都已经接受过了治疗。”

“每一个人？这样说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

“是每一个工厂主。”

“噢，快说下去！”

“每一个在车库的服务员。”

“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卖汽车轮胎的，每一个足球运动员，每一个流行歌曲的作者，每一个合作社的主席，每一个摆摊子的包括城里的每一个妓女。”

“哎哟哟，你可别夸大其词！”

“医生们在家里就开起私人医院来了。”

斯迪里尼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这我们都知道。”

“在他们屋子外面的马路被外国小卧车堵塞得水泄不通。”

“在维也纳他们用两个先令就可以换到一个福林。这个我们也知道。”

— 来源 —

